

——
1977年1月香港的学林书店出版了一本何小孟写的《武林见闻录》，这些文章是1960年前后何小孟在《大公报》上的不定期连载，署名“小孟”，时隔十七八年才结集出版。序言是梁羽生的填词，一阕《菩萨蛮》：
酒旆芒角森如戟，兴酣且舞风雷笔。把剑说玄宗，武林何者雄？
星移人事改，只有豪情在。与子举金樽，畅谈论古今。
梁羽生是这些文章的编辑，但与作者“小孟”仅是慕名而未见见过面，两人后来见面却颇有戏剧性。

当时有位“醉红馆主”，从朋友那里借到一本《文艺杂谈》，作者署名是冯瑜宁，这位馆主并不知道冯瑜宁就是梁羽生，但觉得此书文章很有“野趣”，并专门针对中录的一副对联“流水是车龙是马，美人如玉剑如虹”（广州南园酒家楹联），写了一篇文章，指出这副集字对联并非原本，而原文应是“立残杨柳风前，十里鞭丝，流水是车龙是马；望入玻璃格子，三更灯火，美人如玉剑如虹”，没有“十里鞭丝”和“三更灯火”的衬托掩映，就没有那种车水马龙灯下美人的意境。

醉红馆主后来知道冯瑜宁就是梁羽生，就先后写了几封信，并附了几首词作，寄给梁羽生请教。梁羽生看了这位署名“唐煦春”的词作后，大加赞赏，就回信给“煦春先生”，



紫气东来（中国画）沈原一

一声春雷，一阵春雨，唤醒了大地万物，一个个毛茸茸的春笋裹着又厚又硬的壳，尖尖的脑袋一个劲往外蹿，成为一道舌尖上的佳肴。我那久违的老家，想必又是一派“无数春笋满林生，柴门密掩断行人”的繁忙采笋景象了。春天，一定要尝笋，只有咽下这口鲜，春才算完整。

作为中国竹子之乡、竹笋美食之都，笋在临安市的菜单上从来都是当家菜。“尝鲜无不道春笋”。春笋细长，柔嫩光洁，透露着水灵灵的娇嫩感，像极了烟雨江南的清秀美人。
一株笋，临安人能折腾出上百种吃法。笋，真是一种奇妙的食材，走清新路线时，鲜得美妙；走创意路线时，又能变幻出各种你意想不到的勾人味道。
春笋各个部位的鲜嫩程度不同，所以最好是分开烹饪。笋尖，是最鲜嫩的部位，也是营养精华的集中处，可用来凉拌菜，清脆爽口，或作为肉丸、馅心的配料。笋中间，笋节紧密，口感清脆，适合切片或切丝，用来与肉丝或腊肉一起煸炒再合适不

梁羽生轶事

茶本
评说其词作“颇有稼轩味道”。通信几次之后，唐先生约梁羽生到家，梁羽生应约而去。唐先生夫妻一齐出来迎接梁羽生，梁羽生上前握住男主人的手，正要喊一声“唐先生”，男主人却抢先自我介绍，说他何小孟，而站在旁边略微发胖的女主人是他的太太，她叫唐煦春，笔名醉红馆主。二人看到梁羽生误会，哈哈大笑，梁羽生也只好陪笑。

梁羽生对醉红馆主的第一印象是“她胖胖的不像是会做诗的才女”，还把这句话写入文章中，又在文中自我解嘲似的说“真是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后来醉红馆主寄了一篇旧作给梁羽生，竟然就是写胖瘦的问题。原诗是：

热去凉多自掩扉，平生爱着是秋衣，可怜昔我真嫌瘦，谁料今吾太觉肥；
身外媿妍应已淡，醉中人物未全稀，茅茨尚有潜心地，江水澄空白鸟飞。
醉红馆主不但与梁羽生诗词酬和，对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也颇有兴趣。她读完《七剑下天山》，特意题了一首诗送给梁羽生。诗云：

七剑天山一彩笔，英雄儿女写猖狂；量才几斗输君慧，未接清言翰已香。
梁羽生对她的才华，表示“甘拜下风”。梁羽生与他夫妻二人书信往来，

甲辰年的倒春寒称得上“结棍”。隐隐春雷滚动在晨间，突然一个沉闷的炸响，让人从似醒非醒的睡梦边缘醒来。六百多米高的上海中心顶端冰霜凝结，垂挂下来，和反复下探的气温进度条一样，缓慢波动，寻找春天真正的开始。
人们带着一身春寒进到地铁车厢。有些人摘下帽子，脱掉手套。还有一些人，嫋嫋站定，不改变穿戴，是因为身上已是春装。

第一批春装者以女性居多，不分年老或年轻。一位敦实的姑娘选了自家搭配的裙装，黄棕色的暖调。直筒裙长到脚踝上方，白色羊毛袜踩在带流苏的浅口平底鞋里。亮眼之处是上装的毛衣图案，淡淡的亮黄底色上是连续奔跑的驯鹿，像是圣诞佳节的温暖快乐一路延续到了春天。

如果接下来几天的天气又一次陡然转冷，地铁车厢里会有更大面积的重色衣着卷土重来，人也显得更加暗然沉默。然而总会有一些乐观又坚强的人，用早早上身的春装来表达美。

两个阿姨在地铁上相对站立，闲话家常。她们的浅色长衣似乎同出一家，靠的是裙摆设计和头上的帽子来表现

社。
“其时有两个付稿费的方法，一是一次过付稿费，一是抽版税。付稿费是一千字七元，《龙虎斗京华》约十多万字，一笔过我可拿一千二百元左右。”

按这个算下来，《龙虎斗京华》是十七万多字了。当时，没有什么名气的作家，稿费最低有一千字四元一次过付，名家最高是一千字十八元，常见的是一千字七八元，梁羽生的稿费处于中等的水平，但是，他并没有采用这个方法，而是抽版税。

“结果比一次过拿的稿费更多。抽了不到一年，光是《龙虎斗京华》便抽了五千元，足够结婚了。”

梁羽生说的这个情况，应该是仅指在文宗出版社时期。那么，能拿到五千元版税的话，实体书出版了多少套呢？

文宗出版社的《龙虎斗京华》是上下两册，每册一元八角，两册就是三元六角，如果版税率按10%

1948年我10岁的时候最爱唱《打得好》。因为淮海战役就爆发在我的家乡。我目睹解放军打得好，几乎每天都听到四面八方飞来的捷报。刘邓陈粟谭总前委合影的蔡洼村距离我的小学不到500米。后来知道《打得好》的曲作者是朱践耳，从此对他仰慕有加。之后，我与朱践耳先生有了工作联系，从而为我提供了向他求教的极好机会。

不久前我在欧洲的一家中国文化活动中心听中国一位女音乐家介绍成功经验，她的一句话忽然引发台下一片质疑声。她说：“我的事业是父亲打出来的。”
现在很多国家提倡父母不可以打孩子。如果打得多了，经过政府相关机构

计算的话，那么印量将近14000册，也就是七千套！一般早期港台的书，初版印量2000册是正常的，受欢迎的话，很快就会加印，多以1000册增加，非常受欢迎再版也会直接加2000册，非常非常受欢迎呢，那就会出现盗版了。所以，流行作家有版权在手，版权就是一个能产金蛋的鸡。

金庸此时还并未写武侠小说，但他早已在文宗出版社出版了作品，他翻译了一部《中国震撼着世

各自风格。大衣下的百褶裙或鱼尾裙虽然已流行多年，用在换季的装扮中，还是颇有打赢头阵的生猛靓丽感。

男士中也有人敏感于物候，同样从姜黄鲜亮的时尚色域里选择春装。修身剪裁的薄料裤子比卡其裤颜色稍浅。他们突然闪现在行旅匆忙的人群中，即便两条腿的奔走速度不比旁边人们更快，也凭多出一分轻松自如。

最彻底的春装者是完全露出双腿，不用什么近乎肤色的“光腿神器”，也不套保暖黑丝。只是短衫、短裙、短袜，坦坦荡荡，露出双腿，在到处可见的厚厚冬装中轻盈游走。

或许这就是第一批春装者迫不及待的原因。春捂秋冻的道理尽人皆知，但是漫长冬季带来的压抑感难免让人心生倦怠。一层层套在身上的御寒衣物仿佛束缚行动的绑带，只要初春的暖意微有探头，立刻如冰皮消融在开化的河面上一般，很快就变得干净敞亮。

或许我们不能真的知道，早早换上春装的人们冷还是不冷？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看上去很快乐，也让我们感到快乐！新的一年由快乐开始。

讨论通过，有权把孩子与父母隔离开来。只有父母真正痛改前非了，经社区和子女两方面同意，父母方可把子女领回家。如政府相关机构认为父母仍不宜带孩子，那么父母再思念孩子也不能见孩子。“不能见”是对“打”的一种惩罚。

解放军打的是敌人，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打！一定要打，不仅要打，而且要打得赢，打得好。但孩子是父母的亲骨肉，是国家的未来。开口就骂，动手就打，对孩子的心理是不是一种摧残？这不是单纯的非黑即白。能不能打孩子？说到底是一种价值观问题。我们该选择哪一种呢？

界》，上下两册定价是六元五角，共印量三千套。那末，他抽版税的话，会抽到二千元左右。

《龙虎斗京华》转到伟青之后，最初还是两册版，后改为一册版，两册版白皮和花皮定价都是六元，因为伟青版没有印量，不能进一步获知版税情况，不过这时的梁羽生，已经不是吃这一条鱼了，之后

写的《草莽龙蛇传》给梁羽生带来的收益，可能没有《龙虎斗京华》那么多，但也不会少多少，以致梁羽生可以有兴趣从容地去布一个更大的局了，那就是天山系列。



下雨，听到楼下有人喊了一句：“楼上阿姨，收衣服！”我愣了半天，没反应过来，老公说：“不要奇怪，喊的就是你。”冲到阳台上，急急忙忙收衣服，一边答应：“来了来了，谢谢哦。”

楼下喊我收衣服的邻居已经快70岁了，平常走出走进都是我喊她“阿姨”。她大约也知道我的年纪，毕竟儿子已经跟我长得一般高了，但她每次还是客气地喊我“小姑娘”。今天大概雨下了太急，她没拐过弯客气，顺口喊了声“阿姨，收衣服”。这让我有种突然被真相的感觉。

80后，都是泡着蜜长大的，完全不需要争宠，就是万千宠爱集一身。结婚了还有父母帮忙做饭，生孩子也有父母帮忙带，一直以为自己还是宝宝贝。没想到不知不觉地就步入了阿姨的人生……

从何时说起呢？
去年妇女节，单位让我临时凑个数，去听个讲座。匆匆忙忙赶过去，坐定一看大屏幕上两个鲜红大字：绝经，把我吓一跳。我想了想，自己刚过40岁，前不久关听的都是“二胎”新闻，月经正常得很，听这个讲座是不是有点早？不过，既来之则听之。专家还蛮风趣幽默的，讲了许多“爱护卵巢，延缓衰老”的知识，我之前不了解，原来女性从45岁就开始进入“围经期”，也就是更年期的初级阶段，掐指一算，自己好像也没差几年。

之后的几天，大数据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无论是小红书还是抖音，使劲给我推送各种更年期科普视频，什么“可以喝豆浆来补激素吗？”“40出头月经不来怎么办？”“更年期吃激素会变胖吗？”……估计他们已经把我划分到更年期阿姨了。偶尔我也点开一二个视频看看，比如“想不想越活越年轻？”，里面教你一个健身的运动，叫原地跑。我是个没有运动习惯的人，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拿出了“不服老”的精神，想改变一下自己。

这个运动最大的好处就是便利，无需任何准备，连衣服鞋子都不换洗，站在瑜伽垫上就直接跑，每日坚持30分钟。我很肯定这不是一项只针对中老年人的运动，但在网上搜了半天，发现流量最高的是一个叫“老头儿超慢原地跑”的UP主。老头儿看上去六七十岁的样子，身材保持得很匀称、很健康，他每天在海边跑、在公园跑、在操场跑……各种场景切换着跑，配上一分钟180的节奏和轻松的BGM，还有满屏鼓励的话语。我每天跟着他的视频，完成30分钟打卡，一个星期后就找到了突破瓶颈的愉快感。

老公和儿子经过客厅，经常嘲讥讥地说：“哟，老阿姨又在运动了。”我说，运动不分年龄大小，只要坚持就有收获。不介意他们的话是假的。我反省了一下，可能是穿着睡衣睡裤的关系，让他们误以为这是一个中老年的健身项目。第二天，我就去专卖店买了全套的Lululemon，每天原地跑前先换上运动小背心和紧身瑜伽裤。果然生活还是需要仪式感的。

最让我伤感的改变是外婆的去世。她疼爱我42年，每次我去她家，她总要帮我倒一杯白开水，冷热都是兑好的，生怕我烫到和凉到。在她的眼里，我始终是宝贝。外婆身体很好，可惜突发脑溢血，离开了我们。一夜之间，我从被疼爱的“第三代”，变成了要担当责任的“第二代”，从“小姑娘”变成了“阿姨”，心痛不已！

我时常想，如果外婆还在的话，我应该还不会那么快变成王阿姨。

我是『楼上阿姨』
王慧兰

十日谈

春天的味道
责编：郭影

顺着许志华老师写三江口的文章，我们摸到了渡口菜场。